

袁 鹰

风云

我

在人民日报副刊的
岁月

侧记

中国档案出版社



袁 鷹

风云

我

在人民日报副刊的

岁月

侧记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红霞

装帧设计：张胜·生生书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 袁鹰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8

ISBN 7-80166-750-6

I. 风... II. 袁...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5503 号

FENGYUN CEJI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宣武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规格：787 × 1092 1/16 印张：17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目 录

冰心老人与《人民日报》	1
夏衍教我编报纸	11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	39
与李辉谈周扬	57
狂飚为谁从天落？ ——电影《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69
迷茫烟雨入红楼 ——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83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况钟的笔》和杂文家的笔 “发现”了一位老杂文家	93

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左叶事件”始末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 107 千古伤心文字狱
——邓拓（1912—1966）逝世四十年祭

- 121 副刊上的领袖诗
毛泽东改诗
周恩来的一首“告废”诗
董老改诗
将军本色是诗人
领袖的诗也是诗

- 139 元帅行吟

- 145 狂热年代几支小插曲
真心实意干傻事
全民写诗
小诗人和老诗人
一寸相思一寸钢
电话传歌曲
作家金近的一件小事

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长短录》纪事	161
书生办报 ——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177
风雨诗心 ——赵朴初在“文革”中	187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追忆《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199
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	207
《日记何罪!》: 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	225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233
“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	245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	251
笔名勾起的记忆	259
小跋	263

冰心老人与《人民日报》

1988年5月,《人民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前一个多月,向一些老作家约稿,请他们回忆同报纸交往的历史。5月下旬,我收到冰心老人的一封信。

袁鹰同志:

好久不通信了。人民日报让我写我与副刊的关系。我记得这关系是您联系起来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了(大概很早)。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我也忘了。

电话真难打!!您的现在住址和电话都请告诉我,最好写信来。您如能来一谈,更是荣幸!我还好,一时死不了,连我自己也奇怪!很想您。祝好!

冰 心

五,廿三,一九八八

我那时刚访问巴基斯坦回来,接信后十分欣喜,立即去

袁 函 同 志：

呵！王通信，人如日新，亦為我之訓練也。
 我的芳佳，我記得這美伴，是這新至，望望的，我及兄
 得許多時辰，天，概很早（第一面文章，主什麼，我也寫，
 由這真，推打，他的現，在，地，和，電話，請，都，去，我，最
 好，為，危，事，也，如，我，主，一，談，更，是，生，生，年，我，已，好，一，此，我
 不，了，連，我，自，己，也，不，能，你，也，也，說，好。

2011年11月

冰心 1988 年 5 月 23 日致作者信

信表示感谢。信上回忆她 1958 年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的专栏《再寄小读者》和其他作品。三十年后回顾当初建立的交往,是一个编辑永藏心中的记忆。对我个人来说,尤其如此,几天后又收到老人的信:

袁鷹同志：

得您五月廿六日信，知道您又到国外跑了一趟。这在我，今生已无望了。您说起我同人民日报副刊的因缘，据卓如给我编的写作年谱，我不是58年才给副刊写“再寄……”而是在56年六月，就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了一

篇《一个母亲的建议》，这个我自己也忘了，我想也是您联系的吧？您和姜德明……以至李辉、刘虔都是催促我在“两为”上努力前进的人，6.15报庆文章，我一定写，我有许多话要说，写好打电话，要您看“登得登不得”！

冰 心 六一，儿童节

冰心先生同《人民日报》的关系确实很早了。她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55年9月27日刊登的《访日观感》，第二

冰心先生同
 得这九月廿二日信和这九月廿四日信，已收到。今午已
 寄出。这信我同人之目，刻刻不用，缘据事以论，小信如
 作牛马，亦甚好。年才给刻刻，以马，自喜。而我在信中
 六月，我化人之目，刻刻上登一，而一个由年，建议，这下自
 此之后，我刻刻上登，这信里，您说，是您在九月，刻刻
 而，这信，便在一，而，上，妙，可，而，已，人，以，板，之，事，以，一，生，而，以，分，许
 多，话，且，说，如，打，电，话，要，您，看，登，得，登，不，得，
 冰 心 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

冰心 1988 年 6 月 1 日致作者信

绿的歌

冰心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片浅黄的田地。

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博大、深远、庄严……

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

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黯淡的一切。

我开始期望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

我到西山去寻我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片光地，是秋大的‘陈年秋波’，很快地便被西风吹落了。

在梧桐落叶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红叶，^却如前看的‘思经’，^却把我的心情舒得舒畅了起来！

‘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

多绿意呀
| 秋山秋

“率由
参天的
中间还有
‘绿’以
雪中，
绿在这

‘光’，

令中

社会

冰心《绿的歌》原稿

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开会时见过她。每次开会，她都从西郊民族学院住处乘公共汽车到西直门，再换乘电车到东单，然后步行到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作协会址。主持会议的张天翼、严文井、金近同志非常尊重这位老作家，总请她发言，有时她也直率坦诚地谈些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儿童阅读状况的看法，讲话不多，言必有中，给我们这些后辈留下很好的印象。

同冰心先生来往较多始于1958年。那年初，文艺部讨论副刊版面应该出些新面貌，有人建议请些老作家撰写一批能吸引读者又能保证质量的稿件，最好开辟一个固定的专栏。我便

给冰心先生去信，希望她将三十多年前的名作、获得千千万万读者喜爱的《寄小读者》延续下去。很快，她欣然同意，随即寄来《再寄小读者》的第一篇。信的开头，沿用三十多年前的称呼“似曾相识的小朋友”，顿时唤起早已成为父母辈或祖母辈的当年小读者的亲切感。她在信里激动地写道：“二十几年来，中断和你们的通讯，真不知给我自己带来了多少的惭愧和烦恼”，她说有许多话，许多事情，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忍心地让它滑出记忆之外，淡化入模糊的烟雾中去……如今我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我要不断地写，好好地写，把我看到想到听到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你们会感到兴趣、会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要尽量对你们倾吐”。这是爱的呼唤，心的交流。果然，在这个专栏里，她同三十多年前一样，将满腔的热情和爱意，奉献给五十年代的少年读者，带我们走近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向遥远的亚非拉，让他们像我们少年时代那样，从一封封信里听到慈心怦然的跳动。

陪冰心先生访问长城脚下青龙桥，是我几十年编辑生涯中一次非常珍贵的回忆。1922年“双十节”，年轻的女大学生冰心与同学们游长城，写了名篇《到青龙桥去》。三十七年后的1959年9月，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我们建议冰心先生再去一次青龙桥，去写写那里的新貌。这个建议引起她的兴趣。9月的一个清晨，我和文艺部编辑李叔方同志先到西郊冰心先生寓所，接她赶往西直门车站。我们再三致歉，由于汽油紧张，不能用小轿车送她去青龙桥。她摆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一年是坐火车去的，这次也得坐火车。”

到青龙桥站下车，按冰心先生的主意，先到派出所打听到生产队长李景祥的家，也没有事先打招呼，进门就坐在炕上，同李景祥一家人娓娓交谈，询问生产队的发展和他家庭妻

儿的生活。她一面问，一面不停地记。那位质朴的青年基层干部热情接待我们这几个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虽然也听到我们的简单介绍，但是可能始终也没有弄清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是何许人。他老老实实在地同我们谈话，回答问题，既不忸怩，更没有夸夸其谈，给冰心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她像走亲戚似地叙家常，看时间不早了，就抬头对我们说：“我们告辞吧，不要耽误他吃饭，更不要耽误他工作”。离开李景祥家时，她恋恋不舍地一再回头。看到溪水边小桥下一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洗衣服，就笑笑说：“你们看，小桥流水人家，多美的一幅画面！”她那笑声话语，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六十年代初，思想文化战线的气氛渐渐紧张。作家们手中的笔也渐渐枯涩，人人头上似乎都悬着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剑，冰心先生也只写了些有关国际文化交流的应时稿件。接着就是十年疯狂混乱的岁月。风雨如晦，使人惦念。后来传来她去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的消息，我很难想像她瘦小羸弱的身躯，如何应付沉重的田间劳动和凶神恶煞的呵责批斗。1975年，我已从干校回来参加一些编辑工作，有一次去中央民族学院组织稿件，接待我的同志谈完正事之后，悄悄地问：“谢冰心回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她？”我心头一热，顿时涌出一阵意外的欣喜，随她来到一间光线暗淡的大办公室，只见冰心老人同吴文藻先生伏案相对，正埋头校译一本外文学术著作。她摘下老花眼镜，连忙站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连说：“你来了？好，好，好！”许许多多话都在这三个“好”字里了。黯然握别时，她仍然抓住我的手不放。我强忍住泪水，退出那间寂静无声的屋子。

十年动乱结束，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着手《丙辰清明纪事》的征文。我立即想到冰心老人，她也果然很快就寄来一篇《等待》（刊载于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细

致生动地叙述女儿带着孩子们去天安门广场,她和老伴在紫竹院公园等孩子回来的心情。他们俩在长椅上坐下,“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读到这里,我深深感到她的爱心已经同民族的命运融在一起了。

进入历史新时期,冰心老人同许多老作家一样,犹如枯木逢春,重新焕发新的光彩。直到九十年代她因病卧床不得不

袁鹰同志：
 得长信，极其高兴，好久不见，王叔大热，如子走不动也，不敢劳动起来，有许多话想当面谈，
 我情绪的确不太好，^{几乎未得到补药}故旧凋零，昨天得一长表，因信也是
 朋友逝世的消息，记者已关，生可堪？
 敬之，每岁初时，长一些，十周年，我写了一稿，一领难忘，
 给一群众，（他们老来约稿）是关一同志理一市，致文女
 界，^上就不难想，用，请原谅，祝好，
 冰心 1989.8.12

冰心 1989 年 8 月 12 日致作者信



1993年11月，作者受巴金委托，将刚印好的《随想录》线装本送到冰心老人手中。

辍笔，仅仅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那篇为教师请命的《我请求》（1987年11月14日），获得广大教师的热烈反响，许多素不相识的教师从远方来信向这位敬爱的老作家表示由衷的感激。她在我们文艺部编的《万叶散文丛刊》上先后发表的《绿的歌》和《霞》，更成为新时期散文的典范之作。

寄来前述那封信后不几天，她就写了《我感谢》一文（1988年6月30日发表），向《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呼唤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诸位编辑同志，这四十年里，让我在副刊的版面上，印上许多我当时的欢乐和忧思！”就在这篇一千二百字的短文里，老人依然讲了些骨鲠在喉的话，呼吁密切领导与群众关系，争取人民群众为国分忧。她摘引了《教育与职业》杂志上两篇转载的文章，一篇是《重视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文中提出：“如果今天我们还不痛下决心与狠心，把教育事业落实在行动上而不停留在口头

上，那么，报复将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二十一世纪”。另一篇文章提到现在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呼吁把挥霍浪费的钱财节约下来用在教育上。引完以后，老人高兴地写道：好了！我终于看到了5月28日《人民日报》上登出的使全国人民兴奋的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停建一批不必要的楼堂馆所，省下的钱将用于教育和改善人民生活”。文章结束处，老人深情地写下：“我感谢这英明的决策，也感谢使我知道这消息的《人民日报》”。

捧着这一纸薄薄的稿笺，我们都像捧着一团火、一颗赤诚的心！敬爱的冰心老人，报纸的编辑和读者，不是更应该深深地感谢您吗？

夏衍教我编报纸



夏衍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他也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在上海、广州和桂林编过《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在香港编过《华商报》，在新加坡编过《南侨日报》，在重庆编过《新华日报》。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那一章中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我有幸在他这个“十二年”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同这位久已敬仰的前辈结识，其后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编报纸、编副刊，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还时常聆听教诲。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了。